

宁波好书

小说情节与历史语境的融合

——读吴新星《锦绣芙蓉》有感

李建树

宁波本土作家吴新星自宁波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任教于宁波龙观中心小学。一次,她从报刊上看到第二届“青铜葵花奖”正在全国征文的消息,意识到这或许是可以让自己跨进儿童文学园地的大好机会,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苏三不要哭》的构思与创作。

江南地域的生活积累与丰厚的戏剧文化滋养,让她很顺利地写出



了以旧时代城市少年去戏班学艺的成长经历为内容的长篇小说。作品生动地展示了诸如京剧、苏绣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并穿插着书写了学徒少年们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和彼此间的相濡以沫,全书激荡着人性的温暖与力量。特别是家国危难之际,人人成了落难的苏三,但人人又坚守着不屈的意志,勇敢坚强地活下去。

独特的题材,流畅的叙事,丰富的细节,吴新星的《苏三不要哭》受到评委专家们的好评,因而一举夺得第二届“青铜葵花奖”银奖。这也让她一举成为宁波市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儿童文学作家,并在全国崭露头角。转眼进入2019年,年初中国作协在全国儿童文学作家中物色“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的中国女孩系列丛书”的十二位撰稿人,她被选中,成为《锦绣芙蓉》的撰稿人。

《锦绣芙蓉》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南宋时期的绣女与同龄女孩之间的清纯友谊,以及共同成长的故事。这个选题不乏难度:首先,故事的发生地在南宋都城临安,距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当时的临安怎么样?我不知道,年轻的吴新星当然更不知道。其次,宋词是当时最热门的一种文学体裁,写南宋时期的绣女与

梅小姐的友谊,尤其小说中的梅小姐又是一个成天被关在书房中读书写诗的富家女,不可能不涉及诗词。吴新星之前虽有一定的诗词修养,但如何将诗词融入小说人物的生活中?吴新星面临的挑战。她只得下苦功夫,一步步地摸索,边恶补,边构思,终于在2019年6月完成了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重点出版项目丛书主编李东华审核,一次通过,由新蕾出版社正式出版。

读吴新星的《锦绣芙蓉》,可以看出她努力将虚构的小说情节与客观存在的历史语境相融合,完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有益尝试。中国作协儿童文学评论家、丛书主编李东华在总序中写道:完成“中国女孩”系列图书创作的女作家的曼妙才思,见证了文学与生活的相互辉映,也见证了儿童文学的兴盛与传承,更见证了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薪火相传。

儿童文学从来都不是孤立、封闭地存在的,它孕育于民间文学与成人文学,是一种兼具文学性又具丰富性与儿童性的作品。文学性要求它必须有一定的立意高度,又要摆脱成人腔和自以为是的说教,以便读者在阅读时有思考、有停顿,能细品味其中的文字之美。而其儿童性和丰富性则体现在对不同生存

状态的孩子们的关注上。

《锦绣芙蓉》的主角红绣出身于一个刺绣世家,在其母亲打工的如意绣坊,结识了与她意气相投的富家女梅小姐,又偶遇了美丽聪明的少女采月。小说中写到,红绣每天都要找几首诗词背诵,有一次背了“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采月抬起头来,情不自禁地说:“你背的是岳将军的《满江红》!”红绣惊讶地问:“你也会?”采月自顾自地背下去:“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在最天真烂漫的年纪,就像对上了青春的密码,两个少女就这样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之后,因当地相府走失了一只名贵猫狮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无辜的采月莫名其妙地受牵连入狱。面对飞来横祸,红绣先是费尽心思去牢中安慰探望,之后又四处奔走,找关系营救采月。最后不惜剪发入绣,以自己最珍贵的少女青丝作丝线,绣出了盛开在洁白轻纱上的素色芙蓉。梅夫人将这幅锦绣芙蓉绣品作为礼物送进相府,终于救出了采月。这绣品不仅代表了少女的智慧,更见证着彼此间最真挚的友情。

放下对都市少年儿童生活的浅层次描摹,吴新星以更开阔的胸襟和视野,帮青少年读者打开了认知世界和历史的另一扇大门。

荐书

《从故乡出发,从世界回来》



作者陈统奎是一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人,在《南风窗》做记者时是这样,四处采访,穿梭于各种会议、论坛之间;辞去工作成了一名“半农半社会‘起’业家”之后也是这样,到各地考察学习,积累经验。看过世界,归故乡,他的内心总是激情澎湃,总在追寻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故乡,为社会。

静静地读完全书,仿佛进行了一趟奇妙的旅行,读着一个个新农人的故事,我感受到了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状态,这种纯真、朴实、自然勾起了我的向往。

跟随作者的脚步,从故乡海南的小村出发,去了上海,去了台

作者	陈统奎
出版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3月

湾,也到过日本的各个城市。尝一口当地原汁原味的食物,与主人天马行空地交谈一次,结交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看过世界之后,作者才愈发感受到故乡在心底的分量。当世界在变好的时候,一个赤子怎能眼着自己的故乡日益破败和衰落呢?

于是他说干就干,在2009年年末开启了自己的故乡造梦历程。此时的他还在《南风窗》杂志社任职,因此常常奔波于海南和上海两地。他带领村民挖水井、盖水塔、修山地自行车车道、建民宿、创“火山村荔枝”品牌……青春的热血挥洒在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上。不断探索,不断创造,村子在慢慢恢复生机,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2012年,作者辞去记者工作,专心成为一名乡村造梦师,并且用实际行动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同他一起打造有爱有温情的美丽新故乡。

如今的火山村,已成为一个融合有机农业、生态保护、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新山村。
(推荐书友:何昕怡)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作者	陈新华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
日期	2020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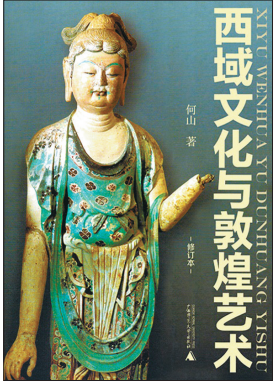
况,梁思成的忠厚宽容何尝不让她心慕呢?后来,风雨同行、志趣同一,终证思成是她的良配。

陈新华笔下的林徽因近乎完美,容不下丝毫的瑕疵。但是,陈新华并没有为了维护林徽因,就写其他人如何不好,而是尽力走进每个人的内心,细察苦衷。在他笔下,徐志摩尽管风流浪漫,但更像突破牢笼的勇士。陈新华也写金岳霖的豁达、陆小曼的妖娆、冰心的正大、沈从文的挣扎、凌淑华的闺秀……他们的小传简练而不简陋,穿插在林徽因的故事中,相互辉映,共谱时代的风貌。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做了一个选择,“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林徽因语),加入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营造学社,从头研究中国建筑史,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梁、林的建筑史研究,有其史观和目的主导,是为了完成中国人的建筑研究,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促使他们怀抱再造文明的文化期待……

(推荐书友:赵青新)

《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



作者	何 山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4月

时?河西走廊又是何时开通的?何山认为,早在张骞赴西域之前,类似的活动就已出现,比如大禹治水“至于西极”的传说,再比如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记载。而考虑到匈奴对西部游牧民族的早期统一,“就不能说是张骞‘凿通’或开辟了中西要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将丝绸之路夺回到汉王朝的手中”。

敦煌佛教艺术展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演变、融合以及兴衰的全部历程。就此,何山认为,对于佛教教义而言,艺术是它的物化图式;而对艺术来讲,所有玄奥的教理,繁杂的社会生活,只不过是用来表现其自身的形式,归根结底,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何山坚持从源头出发,耐心细致地厘清文献、历史、宗教、语言、地理、民族乃至交通、科技等学科的纷繁头绪,将敦煌文化与艺术的形成、发展,以及敦煌艺术的时代特征与风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推荐书友:刘学正)

别人笑我太疯癫

——小说《七个疯子》读后有感

痕 墨

说到拉美籍的作家,一般读者会如数家珍地提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还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等。而罗伯特·阿尔特,可能知者寥寥了。事实上,这位生于1900年的阿根廷作家曾被称为“拉美现代小说之父”,并享有“阿根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誉。可惜天不假寿,阿尔特在42岁那年便因心脏病过世了。此次四川文艺出版社引进的《七个疯子》乃是他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以兼具古典情致和魔幻手法的诗意,阐释了人类生存意义上的普遍焦虑,并几乎“精准”地预言了阿根廷在20世纪将遭受的极权统治之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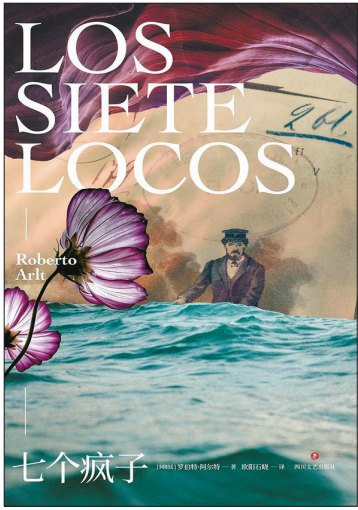
如果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阿尔特从小成长于移民群租房中,16岁就离家谋生,从事过书店职员、铁匠学徒、油漆工、电焊工、码头工人等各种工作,最后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报》的记者。他确实是因为见惯了城市的虚

伪和狂暴,才能创作出《七个疯子》这样在世人眼中颇有些“出格”的作品。小说的背景和20世纪初阿根廷政府大力鼓励欧洲移民入境不无关联。当时,刚刚在欧洲见证了一战炮火的劳苦大众希望能在阿根廷开启新的生活,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随处可见街头暴力的国度,以及再次沦为廉价劳动力的悲惨命运……这也是阿尔特笔下的城市充满刺激、混乱的现实原因。可以说,在20世纪的小说家中,阿尔特是个异类。他出生于底层,父母贫困,没受过欧洲教育,也不具备上流阶层作家的交际圈子。他的文化来源是杂乱的,语言也不高雅,然而独特的生活经历终究让他拥有了别样的文学风格——其作品散散发着拉美地域文化所熏陶出来的粗粂感觉和癫狂魅力。

客观而言,当时很多著名小说家在走着批判现实主义路线时,进行的往往是一种外拓型的创作。他们编故事,写社会,而阿尔特则是探人心,剖自身。在《七个疯子》中,主人公埃尔多萨因遭受现代工

厂制度的严酷盘剥,愤懑之下,开始偷窃工厂财产,直到该行为被发现,他被勒令还债。当然,这个困难很快就在“占星家”别有企图的“帮助”下解决了。然而埃尔多萨因的焦灼没有结束,他游走于城市街头,巡视观瞧,不禁茫然自问:“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小说里提到了不少人物:埃尔多萨因、“占星家”、皮条客、淘金者、少校、律师、上尉、药剂师等,但究竟哪七个才是“疯子”?作者没有明示。作者展示的是城市整体的“疯狂”场景,也即投射在埃尔多萨因身上的那种阿根廷社会“遍地沉疴”的状态。而“占星家”则是个富有尼采式超人情结的独裁主义者,他打算和埃尔多萨因联手绑架富户巴尔索特,可结果受到蒙骗的却是埃尔多萨因。因为他才是真正无依无傍、精神又陷入彷徨境地的社会底层人物。

阿尔特在《七个疯子》的书写上,采用了一种非意识流但又诗歌般充满循环复言之美的心理描写。不管是梦吃般的痴狂语言,还是富



有戏剧感的谵妄独白,都能勾勒出极为真实的思维游戏状态,从而展现一个在现实的压制下逐渐走向迷失的灵魂。但这个可怜的灵魂不甘就范,仍然努力在濒临堕落的生活找寻着崇高和伟大的意义。就这样,一系列扭曲的目标在他的头脑中浮现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那样:“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刽子手。”

当然,我知道用千余字来解读这样一部严肃而深刻的长篇小说,是相当浅薄和唐突的。幸而故事并未结束,《七个疯子》还有它的续集《喷火器》,只是国内目前尚未引进,而作为读者,我对其充满期待。

弥足珍贵的澳门街头美食史

——读《推不走的回忆:澳门街头小贩口述历史》

郑从彦

美食的滋味,藏匿于大街小巷中。

澳门街头小贩,他们亲历社会变迁,他们亲见时代发展,他们亲闻人间玄妙。一声吆喝,既是活命的呐喊,亦是幸福的低吟。一碗小食,不仅是精益求精的见证,而且是养家糊口的希望。手推车和街边摊档,传承着澳门饮食文化,记录



着澳门的前世今生。

这是一段推不走的回忆:沙梨头权记骨粥,一家近70年的摊档,令无数食客流连忘返;杨六牛杂,在两代人的坚守中,在风雨无改中,让美味延续;红街市达记糖水,虽难阻糖水生意日渐稀少的大势,但幸好口中的那份甜依旧会甜到心头;沙梨头荣记炸物车仔档,从无牌到有牌,靠的是一个大油锅、新鲜的食材和长久以来的经验;永乐戏院旁的“永乐鸡丝翅”,可谓“澳门第一家,盛名传万家”;义字街珍姐糕点,卖的是点心,做的是良心;营地大街与吉庆巷交界处的金记烧烤摊,通过36年的打拼,让独门秘方独步天下;关前街糖水档,三代精心做糖水,后继乏人使人心忧;沙梨头勤记糖水摊,凝聚着父辈的心血,留存着食客的怀念;议事亭前地清记栗子,见证了一台定制栗子机的诞生,也见证了段氏夫妇通力合作的甜蜜史……14段澳门街头小吃摊档的访谈,构成了这部弥足珍贵的澳门街头美食史。

人生的体悟,渗透于只言片语间。

“我做了这么多年推车摊档,令自己患上多种职业病,如‘菠萝

盖’(膝盖)就很不舒服,其他的同业(也)有同样的情况。”长期的劳作,让这群街头小贩有着这样那样的职业病,可是为了守住生意,他们唯有选择坚持。温食辛苦,犹如人之饮水,冷暖自知。“问我有什么秘诀?其实真是没有的,就一点心得,都是一般的从商之道,就是说要认真做事,待人以诚。像我做鸡翅翅的,没有什么难度、独门秘方可言……孰优孰劣,就看材料和功夫。原材料要用得足、用得好,功夫要做到家,招呼客人要有礼貌,做人的、做事的,讲的都是态度。”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高度。只有真正做好每一个细节,方对得起客人,也才对得起自己。“我觉得这些在市民心中的特色小吃,会在澳门街头渐渐消失。”几家欢乐几家愁,说到底,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街头小贩们的肺腑之言,有时听来让人黯然神伤。

文化的传承,流淌在时间长河里。

《推不走的回忆:澳门街头小贩口述历史》以口述史形式记录了澳门小摊贩的发展,颇具史料价值。这是一个地区变迁的历史,通过搜集、整理,促进澳门历史研究

的发展,提升澳门的文化形象;这是一段行业兴衰的历史,街头小贩的工作看似稀松平常,实则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不经意间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公众记忆,一位位鲜活生动的街头摊贩,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旧时生活场景,一张张充满回忆的老照片,勾起了读者对这段沧桑且充满活力的历史的无限好奇。

书中所记录的事件,是澳门街头小贩的亲身经历。他们朴实无华,以最公道的价格做最美味的食物;他们耐心执着,以精益求精的精神诠释澳门街头小贩的道德良心;他们热情好客,无论是推车叫卖还是设点摆摊,总以最温暖的笑容迎接八方来客;他们吃苦耐劳,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为每一个食客提供最优质的味觉服务;他们热爱家庭,以一门手艺养活一家子乃至几代人,为儿女接手而欣慰,为后继无人而感伤……在他们的讲述中,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年份,以及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立体、鲜活的历史细节”。